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15



凤凰出版社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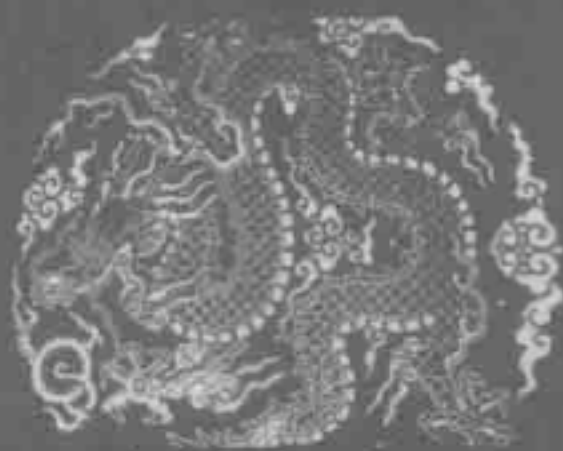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15

各地

江苏



凤凰出版社

卷四 自述

患难一家言(选录)

江宁胡恩燮

卢 序

岁事将阑，尘务坌集，空斋岑寂，悄焉寡欢。比部胡君焕文走函相问讯，并出其大阮煦斋太守近著《患难一家言》两卷，受而读之，不觉为之蹶然兴，愀然叹，肃然而起敬。噫！何其文之感人深且挚，一至于此也。夫文以情生，感由境发，故文之至者，无所感而不入，而况境之处乎其同者哉。余与太守生同时，居同里，又同被儒者服，而君席丰履厚，余家仅中人。君出应郡邑试，郁郁不得志，去而幕游；余蚤岁游泮，屡试辄高等，而卒不售，虽小有异同，率少时常事无足述。请述其同者，粤匪倡乱，奄忽至金陵，全家陷危城中，余独跳身免，出门惘惘不知西东，雪虐风饕，天荆地棘。爰乃贷亲故，结营弁，捍卫牧圉，奉重慈暨二亲，挈妻子，先后以脱于难。斯时也，寄身锋刃，满目疮痍，距今将四十年，思之有余痛焉。此其同者一也。生业荡尽，橐笔依人，初游东海，治申韩家言，为同舍生所忌，辍业走大营，参楚、黔军事，自是而皖、而浙、而沪、而苏，枪林炮雨中求生活者，前后计十二年。庚、辛、壬、癸间，一岁数奔命，昆弟之歿于王事者二人，出万死不顾一生，战则请从，禄常弗及。此其同者二也。转徙流离，惊魂甫定，死丧婚嫁，接踵而来，田园芜而困于追呼，屋宇颓而谋其安辑。甫释褐为京朝官，而食指之转相依附者，岁常数十人，视患难时惟倍，一身肩其责，万事劳其形，屡作送穷之文，迄无避债之术。此其同者三也。顾余之遇，与太守同其艰；而太守

之才与识，则又为余万万所弗逮。向使假以尺寸，举而措之于时，展远大之谟，策富强之效，繄国家实利赖之，岂惟里党受其福哉。顾乃夙志未申，所如不合，倦游息辙，偃蹇乡关，惟以一壑一邱，探奇选胜，自托于高举远引者之所为。吁！可悲已。然而人事浮沤，名场泡幻，世之建高牙拥大纛者，进无以为广厦欢颜之庇，退无以为平泉醒酒之贻，日薄崦嵫，影响沉寂者，所在皆是。太守老矣，卧疴林下，犹能洒翰伸纸，垂身世以空文，由是颐养天和，以永此咏歌之岁月，不且彰彰乎传人也哉。往者君弟莘田明府及犹子焕文比部皆从余游，故审其家世，而知之最真。今余跼伏里门，僭居讲席，遗经独抱，垂暮无成。未知天之为余位置者，后此正复何如！而与太守不同而同，同而不同之数，要可概已，有动乎中不能自己，爰泚笔而为之序。

戊子季冬下浣江宁卢峯

桂 序

嵩庆服官江宁，获与其人士游，识煦斋先生之贤。时先生方为兄子相攸，遂托南容之好，既申以婚姻，并审其行谊。岁时往还，观其亲属尊幼与戚好之依附者，一门内外不下数十百人，谗譏诟谮之声不入于耳，计较凌犯之意不介于怀，非夫推诚徇物，曲己容人，乌能诤合浹洽若此哉！虽其舛迕拂郁，不必泰然于境，而推逸任劳，薪于人已、彼我之间，意望无缺，有可信也。迺来二十年矣，先生卧疴之暇，笔其生平所历，为一家言。始于避粤寇之难，迄于今兹，中间出死入生，涉历艰瘁，而卒能措骨肉于衽席，拯亲识于水火，事不一时，人不一事，较之古人之自编年谱，预立生传者又加详焉。揆其纾祸已难诸事状，优于才智者，犹或可勉而为之，独其百折不回之志，皦然不污之节，原本忠孝，于性分无稍憾歉，篇中如雪窖寻亲数大端，虽古之独行，无以尚焉。盖先生以救时济变之才，迄訾警无所试，其肆应于颠沛忧患，而屡困弗蹶，特以余力运之，情欲不以撓于中，由其安于义命，惟务求愜于吾心。惜乎所施未究其才，而其年则已老矣。嵩庆习睹其家庭之雍肃，谓能先人后己，又复证以所自道，愈益自信其持之有素。后之览者，苟以任侠通悦目先生，则失之远矣。

临川桂嵩庆

卷 上

余老矣，自维生平德薄能鲜，碌碌无所裨于世，其不足诏示后人宜也。顾身世所遭，自乱离以迄承平，其间颠沛流离之苦，与经营缔造之艰，则有不能已于言者。粤匪之乱，癸丑正月，自鄂掠取巨舟数万，蔽江东下，连陷九江、安庆、芜湖等城，遂破金陵，据为伪都。余全家陷贼中，城破时，居人阖户寂然无哗，时闻门外刀剑之声，入夜则火四起，举家惊悸，不知所为。时向忠武公荣以广西军尾追贼后，比至金陵，而城已破，乃驻军孝陵卫。余窜身出城，以策上忠武公，得从事大营，募豪士数百人，用以侦贼中消息。因得脱亲出城，以计潜匿窖中，雪夜往迎之。继又与张炳垣、吴蔚堂等谋内应事，冒险入贼巢，往来三十六次，濒于死者数矣，事垂成而卒败，至今有余痛焉。由是而苏而通而扬，挈家转徙者十余年，其间赁居甫定，贼忽掩至，又携之而奔，竟有一岁数迁者，盖险阻艰难之境，固备尝之矣。甲子，王师克金陵，余挈家归里。省垣久遭兵燹，生产荡然，乃复朝勤夕劬，毕力经营，廿余年来规模复备，自谓于家事差无愧焉。而于公家之事，如办江北各厘捐，皆粗有成效。至利国煤铁，关系国家之富强，尤日夜所经营而得其创办之法者，惜乎所费不貲，余力不逮，而余年已就衰矣。尔来老病侵寻，多语即气息喘促，惧便与世长谢，而毕生之志与事，子孙无所观览，用是不能默默，聊复叙述一二，命之曰“患难一家言”，所以示后之人以艰难也。上自咸丰癸丑，下迄光绪丁亥，因事直叙。自知不文，后之人第略其辞，而求其意，念患难之艰，而知太平之乐；见创业之綦难，而思守成之不易，亦深得是书之旨矣！爰撮其大略于简首而序之如此。

呜呼！大乱之作，盖亦有数存乎其间欤！道光间海内承平，余时方弱冠，好为诗古文辞，郡邑试不利，入都考取国史馆供事，议叙县丞候选。丁未，为庆伯纯阁学锡延入马兰镇幕，胡笳关月，触景成诗，篇什甚多，今俱不复记忆。己酉，自兰阳归觐，其时粤匪芽蘖未萌也。庚戌，始倡乱于金田村。咸丰壬子，余侍父于吴。是岁秋，洪、杨逆贼已由粤西犯楚，围长沙既不得逞，遂移兵陷鄂。岁暮，余自吴归金陵省母，时省中已哗传贼将下江南矣。未几，余父来谕促余回，以明年正月复至吴，是岁咸丰三年癸丑也。时吴中得警报，两江陆制军上游御师溃逃归，贼蹶之而下，所过郡县，望风披

靡，既陷安徽而东，前队将抵芜湖。余父闻警，命驰回疾取眷来吴。乃偕四仆两日夜驰至丹阳，谍传贼破芜湖，前锋将及省垣，乃寄行李于寓所，命二仆先往江干买舟候，毕一日夜力抵家，而贼已至上新河。是日余母寿辰，正月二十七日也，余兄竹书方侍母于堂，戚友来祝者皆在，而俱有戚容。余急询省中情形，乃知陆制军自上游溃归，茫无所措，省中官吏多遁去，江宁府魏太尊伪疾不视事，惟江宁方伯祁文节公宿藻、上元县令刘武烈公同纓日夜筹守御之策。时库无存饷，兵无宿粮，城无守兵，省中人心震动。余与兄商连夜摒挡一切，拟次日黎明出城避难，族戚闻而愿附者以十数，凡备肩舆二十余乘，乘钱二十千文。是夕漏三下，方伯祁公以筹防事檄余兄入局。祁公余兄师也。余兄宦粤八年，在粤中剿土寇数有功，闻命欣然以去，于是移眷之事遂止。

二十八日黎明，姊丈王一山至，邀余眷属同出城，余不能从，一山匆匆去。余促自吴携归之仆随之出，令回吴口禀余父，余此时不能独脱，然终必乘间保全眷属以出，请勿以为念。金陵旧十三门，时闭塞大半，其余防守甚严，不许出入，惟朝阳门尚半开，一山暨仆得出者从此门也。是日余登西城、南城，见门皆畚土实棖塞成，城上遍植旗，市儿助鼓噪，贼之前锋尚屯附郭一带。南城外米肆健儿向城上叩求军械御之，不允。时守陴者尚未见贼，叠然炮不已，日费弹药数千石。二十九日，贼之大队麋至，环城筑垒二十四，来薄城，悍酋督之，城围合。张炳垣奉祁公之命，率米肆健儿一千余人，与贼战，击贼几败，守陴者燃炮助之，误毙数百人。祁公禁不能止，忿极，呕血升余，舁回署，谓余兄及炳垣曰：“官不尽力，兵不用命；富者吝财，贫者吝力，城虽大不可守也。”张炳垣者，上元廩生，名继庚。少负奇气，有才略，幕游湖南。咸丰二年秋，粤匪犯长沙时，江宁潘公铎巡抚湖南，以同乡故延入佐守御。既解围，策贼必东下，辞归金陵。而贼果由洞庭陷武昌，跨安庆直趋金陵。炳垣既归，刘武烈公延之入保卫局。祁文节公与炳垣年家好，乃聘襄筹防局与余兄同谋守御，凡余米、积谷、修城、闭关、设栅、募勇以及制造器械、条陈数十事，祁公虚衷听纳，无不举行。

余眷属既不能出，见贼氛甚恶，知城必陷，惧阖室之同尽也，与兄谋先将嫂及从子辈与族妹送至三坊巷戚串处，余妾陈姬及幼女送至铁作坊凯封族伯家，余侍母于王府巷本宅。嫂随吾兄自粤归未半岁，遽遭此变，恇怯无似。余妾适有娠将分娩，尤惶恐。二月四日，族伯家同居火起，幸燔临市三椽，旋扑灭，然火势方张之会，其险可知也。

二月朔,江宁方伯祁文节公卒。初粤贼日逼,户部发帑三十万,令半运军前,半筹城防,制军悉括以行。九江溃退,饷械尽委,公不胜愤懣,制军惮公发其隐,遇事齟齬之。公获贼谍凡三次,方严讯,辄为檄去,所上策又皆不用。公居宿于外垂六十日,筹防惟刘武烈一人佐之。是日,公又登城,制军及提镇皆不至,守陴者仍燃炮不已,突报子弹罄,公知事不可为,复呕血升余,舁回署后,口吐碧水而卒。卒之日,城中士民,下及妇孺,无不痛哭,盖自公卒,愈知城不可守矣。

二日,贼登报恩寺浮图,叠然巨炮,击毁南城楼,陆制军仓皇失措,不能安坐。时富贾闭余,贫民无以食,刘武烈公发仓粟,于堂皇减价卖之,出示平市价,并不准典局闭门。文节薨,阖城独恃公以无恐。五日,张炳垣募水勇出城燔贼舰,又募文生某招乡间七十二社民团来援。八日,贼放火箭入城,落花盪冈,内藏伪示,俚诞多不可解,惟择于十日破城,嘱居民闭门藏避数语显然。时探闻贼于仪凤门以矿夫穴地埋火药,刘武烈公亲往察看,上策御之,陆制军坚不行。又请调一知兵武员守仪凤门,亦不允。九日,刘令仍稟请制军,概不允行,亦未闻别有良策。刘令恸哭,谓余兄及炳垣曰:“此城断不可守矣。”旋余兄亦自局归。

十日,天未黎明,余正假寐,忽闻声如天崩地裂者然,屋瓦震动。余知有异,急披衣启门探视,过护国寺,寺僧亦倚门望。余邀僧同至水西门问信,抵崇仁街,遇一人仓皇疾驰云:“仪凤门已为地雷轰陷。”余即驰返,阖家惊起,收拾移避,时城内尚无贼踪也。余至铁作坊族伯处探望,举室仓皇,不知所为。余妾陈姬将分娩,叩求迎余母来避,余不能从,遂返。族伯亦至余宅探视,旋促回。俄见守城小民,纷纷荷戈驱城北,口称保甲局示,仪凤门虽破,业已修完,闯入千余贼,皆于树林稠密处藏匿,居民能杀一贼者,赏银五十两云云。余见事乱,登万竹园城堞探望,甫登而烽烟直上,见群贼縋城麇集,驻防兵纷纷弃甲,贼尾追而下。余随众狂奔至本宅巷口,急闭栅门,而马镜仁尚在栅外。余恐其为贼所获,冒险曳之入。镜仁者,余恩植弟之内侄,时甫十龄也。仓皇到家,奉母暂避邻舍周姓,以周姓大门在巷外,系香烛小肆,无足垂涎也。余兄弟皆闭门危坐肆中,闻吹角声,见有贼队二十余人,呼杀突过,途遇一人,问三山门何在,旋即杀之。过后居民寂然,虽咳唾有声。夜间城上呼杀声达旦不绝,驻防城一带,火光烛天。贼之破城也,于九日五更,仪凤城地雷发,城塌,贼拥入,将军忠勇公祥厚、协领壮愍公伊伯讷力御,杀贼无算,贼卒不少却。会祁文节所练之民团至,力战拒

之，城幸复完。其率领者：文生李翼堂、李振镛、侯敦诗、张继辛、翁鯤，武生许长青、王仲德，继之者在籍直隶州曹森，皆先后死。而他城守兵闻仪凤门破，皆弃甲四逸，贼见无人，遂越城入，外城遂陷。少顷，贼满衢满巷矣。时刘武烈公犹乘马往来街衢，口呼杀贼，传谕居民无畏云。俄而回署坐，堂皇大书“不可伤害吾民，愿以身当”十字揭于通衢。贼至县署，谓曰：“汝好官，不杀汝。”群拥之至伪东王杨逆处。伪东王劝降万端，刘令不许，旋潜出，死于署后池中，后为居民葬于龙王庙旁。呜呼！刘武烈公以奇才辱卑官，为庸懦大吏所抑不得展，曾不一介于意。城破时，自知不免，犹复亲出抚循居民，至斤斤为百姓请命。贼胁之降，卒朝服从容投水死，盖省垣一人而已，可不谓之人杰也欤！是日，江南提督壮敏公福珠洪阿、江宁驻防协领壮愍公伊伯讷、署江宁城守协副将沈鼎皆战死。署江宁教授欧阳晋巷战不克，自经死。上元教谕夏庆保骂贼不屈死。署布政司涂文钧投水死。粮道陈克让全眷自经死。绅士死者甚众。邹中丞壮节公鸣鹤，或云遇贼巷战死。江宁府魏太守亨逵，城破后陷入贼中老人馆，为贼馆击柝，六月病死。江宁县张令行澍，或云死，或云逃出。两江总督陆建瀛闻仪凤门城陷，自署乘舆出至小营，遇贼被戕。

十一日黎明，贼传示，令居民各开户。余戚孙澄之来视余，谓朝阳门尚可逸出，愿挈余逃，余以母在城不忍去。贼之既破城也，纠纷杂沓，布满街衢，里巷持刃入人室，攫取财贿以去，甚或污其妇女。是日午后，有一贼着红衣，入周姓肆中，马镜仁随余眷藏避于此，贼谛视镜仁发际，良久而去。当晚四处火起，贼传令令民间间出救火，违者斩。余闻之，携汲器正启肆门，赫然一红衣贼入，左执炬，右持刀，迎余欲刃。余奔避，贼尾追。余忆穿堂后破院有后门可遁，急奔入，而后门为巨石所塞，仓猝不能移，骇甚！见门旁有敝厕，急藏身石后，而贼亦至，持炬四照，见无人遂去。余不敢久留，因缘木生屋，火光中遥见救火之贼甚众，乃由屋上匍匐循厨檐，将缘灶突以过，而日久朽敝，随手倾圮。因忆后有小院屋一间，余眷悉在，遂跃下。小院室中避难者甚众，闻贼在外捕缉，恐惧特甚。余不忍以一人殃及全家，复翻身升屋，由屋上跃立街前，见贼众哗噪，齐奔入周姓肆中。余随之入其室，见一女僵卧床上，遍体血污，剪刀植其腹，茫不知故。俄顷擒一贼至，束縛不得少动，谛视即追余之贼也。盖此贼追余不见，遂至此室逼胁此女，女不从，因刺之。僵卧者，乃肆主之童养妇也。俄闻缚之伪刑院，讯明梟首示众。是日，江宁将军忠勇公祥厚阵歿。贼攻驻防城，炮如雨集，将军令丁壮

悉登城助战,不足则增以老弱,令妇女餉军,一昼夜弹药俱尽,城遂陷。将军身中数枪,战死城上,贼剖其心以去。某官率千余人夺朝阳门以出,贼遂屠驻防城,男妇幼孩无一免者。外城居民见驻防城破,是夕或自焚、或自经、或仰药、或投水,阖室殉节者数千家。上自绅衿,下至娼优道流,一日死难者不下数万人。

十三日午后,仆胡发仓皇奔至肆中,来告本宅业为贼破。顷间贼麋至,入室四顾,向仆等搜索,无所得,乃虏仆二子,将前后门粘伪封,趋令仆出城为守营。仆敢告,且将至铁作坊,往别仆妇玉兰云。十四日清晨,仆邱顺裹红巾至,备述贼情,告余街衢可行。邱顺本粤人,余兄自粤携归之仆,贼多其同乡,故往从之也。先是城破时,里巷烽火四塞,不能行,仓皇奉母避周姓宅,遂与族伯家睽。是日,焚杀略定,急欲出问讯,乃偕邱顺出门。余兄至三坊巷亲串家,余携仆王升暨陈姬之母径到铁作坊族伯家。初,族伯见仆胡发之奔告也,心愈恐,仆妇闻之愈悲不自胜,余妾陈姬方娠数日,怯弱甚,知终不能免于难也,乃阖家议仰药以殉。族伯和鸦片一大瓯,与众共服之。余之至铁作坊也,未及族伯家,遥望门内贼出入如织,知有变,奔入门,则见僵卧廊下傍横幼女、流血被面者仆妇也。入其卧闼,见两僵床上者,我凯封族伯夫妇也。入对室,见横陈于地者,则二伯母及其女三姑、四伯母之女二姑也。颈束色紫,望之气绝者余女云姑,时普十岁也。仰卧于床,瞑目持初生幼女者,则余妾陈姬也。出视其堂,见中设香案,有纸置其上,就视之,则殉难人数与月日皆载焉。时陈姬虽昏瞀,尚能语言,闻余至,顾谓余,溺器后藏一烟盒,疑有字迹,勿污秽,急取去,旋亦不语。其母哭泣相守,俄有自地而起者,视为二伯母之女三姑,云肺肠欲裂,思饮水,余觅药不得,以水进之,旋亦仆。乃以银二十枚易三棺,甫舁一入,而陈姬气已绝,其母亦自经于侧。于是自堂及寝,由床及地,一朝毕命者凡十一人。嗟乎!大乱之兴,民生朝不保暮,乃至室家不能顾,妻孥无所依,坐令命绝须臾,尸横堂闼,伤心惨目,孰逾于斯,至今思之,犹余凄恻。而当时锋镝惊心,自顾且不知死所,目睹死亡,毫无伤惨,反觉长逝者自此可息肩也,亦可悲矣!乃与仆议殓殮,仅舁两棺,为贼所禁。不得已,乃将族伯夫妇及陈姬母女殓入,余均以被衾掩身,各书牌于正室左厢,掘地三尺许瘞下,并覆什具其上,将前后门倒闭,携仆越墙出。

余自铁作坊归,经余宅,见门前粘伪地官丞相之封,比邻亦书“右一军在此,诸老兄弟勿扰”云,知皆为贼据也。贼无长幼,皆呼兄弟,以粤西同起

贼为老兄弟。归至周宅升梯，由余宅循邻檐，问邻翁，翁答不知，谓储侍将竭，行将举室殉也，余慰劝而返。由余屋循梯而下，时先大母歿未及三年，遗像尚悬影堂中，积尘寸许，物器亦狼藉，寥寂静僻，时闻有声若裂帛然，余遂复返肆中。余兄之出，因携眷归，拥挤满堂，计主仆老幼四十余人，邻屋逼仄不可容，肆中食物亦俱罄。本宅伪地官丞相之封，粘后三日，无贼过问。乃与母、兄商，家有粟两仓，足以给，将正宅之门闭塞，启旁门入居内眷，设水龙局于旁宅，余兄与中表周某守之。时城中多火警，水龙局贼所许设者，余兄伪作废疾掌其事。俄而戚友麇至，藩混皆满，就食者二百余人。

城陷后，贼党私人民居，括金帛，罄囊橐，卒不厌溪壑，思以一网尽之，令五城地甲悉数官绅有产者。有中城地甲蔡顺者，贼问富家所在，曰：“无有。”贼曰：“有官乎？”曰：“亦无有。”贼曰：“他处皆有，何尔独无？”答之仍不言，拂衣径去。贼怒曰：“若何往？”顺曰：“我还我家耳，我大清之地甲，不为汝役。贼子，我岂从汝作叛逆者哉！”大骂。贼禽之。是时江宁魏太守在城中，后辗转入老人馆击柝云。是岁冬，庐州陷，巡抚江忠烈公忠源等殉节。太守胡元炜闻变乘舆出，舆夫问所之。太守曰：“第往。”未几，舆夫知其意，不欲行，太守促之。俄而贼麇至，太守肉袒降。贼胁舆夫，舆夫大呼曰：“我太守之舆夫也，义不从贼！”急赴水死。客有自庐来言者甚详。惜无姓名。太守自是来金陵。明年春内应事泄，张炳垣被系，太守穷治党与，榜掠甚酷，其忠于为贼如此。呜呼！供役之贱，至地甲、舆夫极矣，大丈夫官至太守亦荣矣。乃江宁之太守为贼击柝，而江宁之地甲则不供贼役；庐州之太守为贼杀我义士，而太守之舆夫则义不从贼，何欤！然而两贱役者，非若太守有死事之责，而当其慷慨捐生，一则曰：“我大清之地甲。”一则曰：“我太守之舆夫。”是可以风矣。

是时贼令男女分居，有同室者斩以徇。于是有室不能保，有家不敢归，坐此阖门殉节者甚多。余家眷属惶恐不安，日望大兵至，出诸水火中。而向忠武公自湖北逐贼，东城破六七日，师尚未至。余日登楼脊延颈，信息杳然，乃将诸弟藏复壁中，余与兄从亲知隐匿，晨出夜归，因得与诸豪士相结纳。诸豪士十百为群，往往于昏黑时，贼孤入委巷，辄袖刃尾杀之，贼卒不得其主名。会向忠武公至金陵，城中诸豪士慷慨忠义，愿应大营，或密结同志，歃血为盟，或分隶各贼酋府中，或伪投各贼党麾下，磨厉以须。而诸文士画策运谋，聚处一室，暇则作骂贼之诗以纾愤。余乃与戚属李席儒昆季，谋投钓鱼台贼所设之旗帜馆，自荐镌刻，藉以藏身。广结党与，因侦探贼中

诡谋,尽得其状,时潜出晤诸同志,竟夕不归,而贼伺察甚严。屋内藏酒一瓮,与席儒三日饮尽,有酱数缸,时余家将淡食,乃盛一器越墙下,令席儒两兄伯昆、仲璠举回。贼似侦知,余与席儒约数日不出,然亦不敢久居也。旗帜馆对宅焦氏室中,有吴姓设馆,创收字纸,余因贿吴,复与戚友匿其中,时潜出觅同志探消息。夜望城外,惊疑不定,风声鹤唳,辄以为大兵至。闻城上角乌乌,则相顾色沮,恒黑暗露立,达旦不寐。日则从贼党侦确耗,我军胜则奔走数十里转相告,败则相对私忧不已,如是以为常。会贼中伪探事指挥,以事斩吴,并索众人,余幸他出,戚友亦跳免。

自余族伯全家殉节外,城中阖门死难者甚多,无从稽考,仅就目见耳闻者,已不胜纪,然其中死节最烈者,殊不忍没也,略纪一二:曹森,上元人。在籍直隶州。率团勇拒贼仪凤城,贼由他城入,所部溃,急归家,绝吭死,其尸僵立不仆。王金洛,上元诸生。以知兵闻,张炳垣荐之祁文节佐守御,文节薨,经纪其丧。城陷民团散,手刃数贼而归,驱家人赴水,回室题绝命诗于壁,启门待贼,凡斩贼十余人,最后一悍贼至,刃之不得,搏之同入水死。其从兄濩,亦诸生。贼胁主史事,濩骂曰:“逆贼安有史,吾头可断,史不可为也。”贼杀之。同邑廪生汪星垣,屏居清凉寺,城陷僧报曰:“贼至矣。”星垣若不闻,遂被执。僧谓贼曰:“是灶下养也,释之。”星垣大呼曰:“我秀才汪某也。”僧曰:“是有狂疾。”星垣厉声曰:“我无疾,我秀才汪某也!”贼壮之曰:“君以不凡之才,老困诸生,方今天下大乱,正值英雄有用之秋,盍变计从我游乎?”星垣大骂曰:“吾甘久困,不肯变计,况肯从贼乎!”卒遇害。田铭,江宁诸生。带勇数百守南门,贼登城,率勇鏖战阵亡,所部尽死,无一存者。杨起元,上元诸生。城破被执,衣冠自若,神色不变,贼怒缚于柱,以刃胁之。起元大骂不稍屈,横受榜楚,仍骂不绝口,贼乃遍残其体,剖腹以死。夏家铤,上元诸生。城陷与同志五人避一室,作骂贼诗,贼搜得之,拷掠备至。时家铤已昏惫不知人,贼诱问其家,具以母、妻对。贼拥至女馆,指索之。妻闻其至,匿母,出自承,谓家铤曰:“汝不知母已死耶?惟我在,死即一处死耳。”遂同被害。五人皆死,五人马则刘、欧阳泰科、陈渐鸿、石洪福、蒋佑思。佑思,江宁府书吏也。同邑廪生谌命恩,尚气节,以道义自救。客游吴中,遍绘明季黄桃庵、夏彝仲、陈阶平诸公遗像,聚为巨册,各作一赞,终日展对。城陷阖门自焚。朱琦,亦上元诸生。有奇气,往往于醉中露之。幕游河南倦归,值贼氛日逼,慨然曰:“大丈夫不能为国杀贼,浮沉可耻。”城陷率家属投水死。许长华,上元人。江宁城守右营外委。去年冬,奉檄督

造火药,城陷,长华太息曰:“今火药尚多,乌可资贼。”悉焚之以身殉,其尸飞扬四散,仅余一足犹着战靴云。包廷芳,江宁人。官潜山守备,以病乞归。是岁,奉檄治团练,子国俊官仪征,遣仆迎养,三反不往。城陷,遇贼于故衣廊,胁降不屈,贼缚于柱,骂愈厉,遂被剖腹支解死。葛镛,金陵医士也。贼耳其名,逼就伪职,诡辞归,舁双棺于堂,集戚友痛饮,醉后与妻卧棺中,出金令戚友瘞之。同邑朱德昭,亦以医名。杨逆病目,胁使医,置鸩药中,杨逆不敢尝,与侍者饮,侍者毙。杨逆大怒,又搜得所作骂贼诗数首,恨甚,束绵浸膏倒然之,名曰点天灯。朱慧仙,武昌女子。美秀而文,以行称,贼中呼为朱九妹。由武昌掠至金陵,为粤西少妇所左右,少妇充伪女官者也。会贼令女官举女子应试,粤西妇匿不报,为他女官所告,杨逆乃磔粤西妇,而没九妹入伪宫治庖。九妹置毒食中以进,事觉,杨逆不食,穷究知九妹所为,笞死。时江宁有某妇者姓氏不传,在女馆倡为诅咒之辞,各女馆皆诵之。其辞曰:“东王死,北王瘟,打扫街道接咸丰。”伪女官恶之,穷究其首倡者,乃杀某妇。秦淮倡有王月娇者,贼入其室,欲胁逼之,月娇佯欢笑,引登楼,强以酒,酒酣抽刀杀之,自缢于楼中。同时有吴瑞云者,亦名倡,性慷慨自喜,好与文士谈,虑为贼污投水死。呜呼!洪杨之乱,金陵死难者以亿万计,高子安中翰所著《忠烈备考》纪载甚详,此特其尤章章者也。

余家自粘伪封,安居月余,巷外何氏屋,住有圣粮馆,贼首亦不知余家粘封之为真伪也。有井姓者为贼言,贼乃率众由蒋家苑碎后门入,其势汹汹。众人纷纷开前门窜,时恩锡弟之女尚幼,余挟之而出,奔至金甲塘,合眷围坐塘侧,相约贼如追至,即共投水死。待至日暮无恙,然不敢返家,偕众仍往周姓宅暂避一宵,揣其势,非入女馆不可。乃与母、兄商,暂于金沙井觅空屋,可容数十人者居之,自设两馆,以女奴为牌头应差役,余兄仍居宅旁,供给一切。先是贼破城,分城中男女为二馆,名曰男营、女营,编为左一军、右一军诸名目,以粤西、湖南男女贼首总之。而戒淫甚严,男有入女馆者,无问军民杀无赦。妇女役女红外,则驱之肩米负煤。嗣贼悉师出,城中空虚,又登陴守夜。有不解缠者,斩之以徇。其女馆所在皆有民居,非设伪馆者皆扃之。男则童幼者篡取去役为奴或为子,少壮尽掠之入营为兵,驱之四出,所至皆临前阵,暇则筑城浚濠,无役不从。其余城中居民亦皆驱之入馆,如旗帜、圣粮之类,名目不下数十。馆必择大宅,穴邻墙为门,旁通四达,日给米一升,后则谷半升,令民入其中各就役。兵不足,则又驱各馆之人增之。贼悉师北犯,迫居民登舟,约万人皆投水死,存者只九十三人。

洪杨之逆，自粤西起，蹂躏州县五千余里，东南数省糜烂，而以金陵为巢穴，受祸尤烈，城中死者无虑数十万人，亦惨矣哉。

余自旗帜馆脱出，东窜西逸，困已匝月，既俾眷属安置女馆，乃谋只身出城，布置阖家脱难事。闻余戚孙澄之弟砚农，为贼胁入仪凤门买卖衙充伪书吏，颇能自主，乃与中表周某拟往投之。约期先至铁作坊殡室内默祷，屋内堆积茶叶甚多，余身着双裤，脱其一实茶叶其中，束两头肩之，仍越墙而出，至女馆拜辞老母，请其保重，俟乘间相迎，洒泪而去，是时四月二十四日也。至仪凤门，道出七里街，与周素识之园丁留余一餐，野蔬充肠，不啻太牢之适口也。暮抵孙砚农处，有一贼在内，贼谓余英鸷，有疑意。是夕，宿砚农处。余自是脱贼中，然乌知翌日逃出之苦也。

四月二十五日黎明，砚农促余起，挈出城，将近夹江，谓余曰：“前途珍重，请从此辞。”余身怀青蚨二百，乃沽酒两大瓯饮之，乘醉渡夹江。向南行，见一贼荷刀自前来，未俟盘诘，迎前将伪凭与阅，问沿江有鲋鱼卖否，贼熟视不答而去。余迤邐前行，至长堤，飏见一巡船自江中驶至，群呼余勿行，皆粤音，余不顾急奔，而贼已弃舟陆追，将至前，四顾无避处，惧不免，遂跃入芦苇中，从深处趋匿。时天阴雨，上湿下潦，潜至初更始敢出。至夜半，雨渐大，迷不识途，惟向西南行，时雨愈甚。余自晨出，粒米未入口，至是肠鸣辘辘，遍体衣湿透，寒栗特甚，昏黑中见有老树，遂憩其下。是役也，虽未为贼刃，而颠危亦甚矣。俄有乡人经此，见余骇然以为鬼也。余为言芦中事，乞援手，伊谓若不远去，一俟天明不为贼掠，必为兵获也，家有老母在冯家边暂栖，可姑往避，问其姓，则吴氏名大发也。随至家，见茅屋半椽，有颁白老妇出视，吴具道所以，遂令余入。先以水渍冷饭半瓯食余，旋为余沐首剃发，因谓游兵见发短者，知从贼中来，必索财贿，无者杀之邀赏，须俟两三日发稍长乃可出。问余挟贄几何。谓余以青蚨二百出城，已买酒饮矣。问所投戚友为谁，余冒昧出城，本无可投，然恐实言，老妇不余留也，因问此间邻何镇，老妇曰：“去此三里许即姚坊镇。”余因伪答曰：“姚坊镇有戚在，将往投之。”时蚕豆遍野，余住冯家边三日，惟日摘取以充饥而已。

二十八日，余至姚坊镇，市中一悬壶老翁，年约六十余，见余问讯，自言周姓，避难在此间。余见纸贴满市墙，近之，皆先逃出城者书踪迹于此。余因假其笔亦书招帖，粘于墙，并以破扇浼周向肆中易红禀纸一而归，将城中贼情据实叙入，冀投大营。二十九日，携禀复至姚坊镇，晤医周某，至则头岑岑身热烦懣，周扶掖至榻，覆以重衾，煎散表重剂与饮，不半日汗出而愈，

盖二十五日冒雨夜奔受寒太甚也。三十日,余在姚坊镇闻行人云,贼中刚逃出一人往尖山去,据称四十余口阖家自焚。余曰:“伤哉,此必戚串孙芝亭也。”央尖山农携往,薄暮抵其地,果为孙芝亭,相对大恸。余病后远行力疲,拟暂依杨氏庄舍,而杨坚不留。有拔贡生胡某,慨携同榻,当晚遂与孙芝亭计议投营事。

初,向忠武公自湖北蹶贼而东也,前锋张忠武公国梁至九江无舟,索南昌漕艘以行。二月二十一日始达金陵,城陷已逾旬日,乃绕至孝陵卫军焉。至则大战,夺城外土城。未几,我军营土城,城贼来争垒,不成,向帅自出督战,贼大创,我军乃逼城而营。时通济门贼垒如故,分兵击之,毁其三垒。未几,又袭破七瓮桥贼营。三月十三日天未明,我军乘大雾夺回钟山。十七日夜,我军射火箭于城中,群贼夜哗。自此贼惧不敢来争,我军乃傍城筑垒十八,驻大军于孝陵,号为江南大营。时都统琦善以钦差大臣合北来新集诸军进驻扬州,号江北大营。当是时,贼已分陷镇江、扬州矣。江南大营遣邓绍良别屯一军于镇江,以蔽苏、常,与扬州相为犄角。江北大营琦善等亦分营扬城外,而围不能合。四月,扬州贼留其党曾立昌等守城,自括金帛入金陵,旋率所部犯皖北。扬州贼党亦遣兵袭浦口,旋犯六合。是时悍贼四出攻陷,而以金陵为巢穴。我军之在孝陵者,朝闻警报,夕即驰师,而城坚卒不可拔。

五月一日黎明,余与孙芝亭离尖山至孝陵卫买卖街,买卖街者军市也。遇一人顾谓余曰:“君非胡某与?君父四出招帖,又托粮台官吏访觅,君胡不速往吴。”诘其何以相识,则在其族林小田处曾见余,馈余钱千。余与芝亭正不名一钱,得此买酒荒肆。见市中所张翼长马龙示,择于五月五日破城,如有难民愿从入者,以白布书“复仇”字于衣前,各荷竹竿枪,随队进城云云。遂各如所示以待。五日,天未黎明,余与孙芝亭随队抵朝阳门城下,贼但从城上开炮,我军以火箭喷筒连射之,而贼卒不开城,城高又无从仰攻,良久乃退。余度金陵难以遽克,遂与林定计暂赴吴。

六日,由孝陵卫启行至丹阳,百钱尽矣。有苏贡船停泊栅口,知从瑞尚衣署来,必识余父,登舟晤一崔姓,情意恳挚,馈遗甚丰,余惧其多以贾祸,仅受千钱附班船赴苏。道经毗陵,盘诘甚严,大起纷难,经众排解始去。十三日抵吴,余在市剃发,令林送信织署。少顷,余父遣人持衣来导,遂入署中覲父。父见余大喜,余亦喜。俄而询及家事,余父大恸,余乃哭失声,左右皆流涕。因具言全家陷贼中,及余窜出之苦,父悲不自胜,命余暂休憩。

居无何，而余疾作。六月，余戚孙澄之亦来吴，至则病疟，不数日愈。而余病不能起，凡三日夜不省人事，延医治，转而为疟。延至八月初间，寒热往来，尚不思饮食，医用青蒿三钱一服而痊。是时江北大营副都御使【史】雷以诚副琦善军事，屯扬州者复有漕督福济、江苏按察使查文经、浙闽总督慧成、学士晋康，城围遂合，而屡攻不下，总兵双来阵亡。贼复冀犯里下河，以诚扼之，卒不得东。江南大营屯镇江者，贼燔其环城七垒，邓绍良退守丹阳。贼大掠丹徒镇，常州戒严。总兵和春扼之于徒阳运河，都司刘廷镬复进军逼镇江城而营，贼乃不得南。而贼党刘丽川等忽攻陷上海，于是吴中震动。彗星见，长竟天，居民皇皇。余父以吴距金陵远，眷属陷贼中，消息不通，将移溧阳，谋出之。无锡乡荡口镇，余父旧曾赁屋数椽，皮置服物，将家居焉。至是乃议移至溧阳马姓典中，命余至溧阳，遂至金陵。

八月十六日，余邀孙澄之、马小帆同行。马小帆者余戚也。抵溧阳服物存马姓典中。二十二日，行抵秣陵关，遥望城中，杳无消息，不知眷属更作何景况也。日日午后至后山，望城饮泣。一日薄暮，一布衫青履者至前，问余何哭之哀。余观其人举止大雅，缕细泣告之。其人曰：“余至此久矣，求一通达晓畅如君者，几不能得。”邀余至其寓。询其姓字，则江宁赵太守德辙，字静山也。由湖北移任江宁，城既陷，乃驻秣陵关。是夕太守待余殷勤款洽，礼意有加。次晨，遂偕孙澄之等往谒，请其设抚恤局，以安难民，联孝陵卫，以通声气。太守因留余办抚恤局。余复与同志数人代订章程，各条陈数事，皆次第举行，于是规模粗定，而城内吴蔚堂内应之书适至。

吴蔚堂者，江宁监生长松，又名复诚，性忠义，有谋略。贼破金陵，蔚堂陷贼中，见贼残忍嗜杀，久切齿焉，而未得间。会贼悉师四出，城中空虚，思乘机反正，上书贼酋，谓金陵以机业为首，居民习此者半，若召集数千人，足供诸王服御。贼乃授吴机业总制，设馆于砂朱巷，名曰机匠衙。而士及他业者皆潜身其中，厥后斩关杀贼，出自机匠衙者居多。贼兵额不足，他馆分抽，而机匠衙不与，皆蔚堂力也。于是机匠衙凡数千人，蔚堂各结以恩，动之以大义，众皆唯命。乃阴与同志密谋内应，请师于外，潜结守城贼，约期开城，内外响应，谋定上书赵太守。蔚堂昔贾于汉阳，与太守有旧，太守亲赴大营，以蔚堂书呈忠武公，谓当派一人先与吴某密约，然须此间绅士导行。余与蔚堂交素契，乃与孙澄之、马小帆请纓，越日入营谒忠武公，派都司李某挈材官五人各易服微行。金陵城极大，朝阳门偏东北，水西门偏西南，贼之营垒附郭皆遍，凡城外由朝阳至水西须循石灰团西渡，由西善桥越

小行,经茅公渡贼栅,过江东门始达,计程八十余里。吴蔚堂往来踪迹,皆在水西、江东间。有沙洲圩乡人李姓者,小帆之佃,用之前导以行,李都司沿路见贼股栗。九月一日夜,抵沙洲圩,遂借佃户李姓茅屋内暂栖,深秋严寒,卧牛衣中,不自知其苦也。二日,避贼绕道至牛首山,群栖庙中。次日达江东门,蔚堂已先在焉,见余至,迎前问讯。时贼营中往来如织,不敢纵譚,匆匆出禀,袖交李都司。余因谓曰:“营弁之来可一不可再,似此奈何?”因嘱其尽画一善策。未几,开各城门,准设柴薪馆,许居民市薪。余意蔚堂计,已而果然,余遂伪为卖薪者,往来北河口,因得与蔚堂计议,归禀向帅。向帅檄余任其事,遂于北河小果园赁屋数椽,以为暂憩之所。嗣蔚堂赚贼关凭,得出入无阻,故不时与晤,而消息以通。俄而张炳垣亦以书抵大营,言内应事焉。

先是祁文节公卒,炳垣犹在筹防局,贼击毁南城楼,炳垣制牛皮软档竹牌等御之,皆有效。已而贼掘静海寺地道,以确证语陆制军不纳,越六日,城果由此陷。炳垣复招居民万人往,既至城为民团所扼,阙已修完。贼卒由水西、三山门登城,炳垣遂陷贼中。已而贼胁入典舆衙,炳垣故善言,佯与贼好,尽得贼中状,思令自相屠戮。适伪水营与伪东府兵不协,水营皆湖人,东府兵皆粤人,炳垣遂倡伪东王待粤人厚,待湖人薄之议以激之。湖人果结盟思投大营,炳垣亦在盟中。因托戚友金和、李钧祥、何师孟出城投翼长马龙,翼长疑不敢纳。三人遂在乡募勇得五千人,以无饷寻散去,而贼中事亦泄,死者八百余人。炳垣幸入盟书非真名故得免。九月初,因宛正龙以书抵大营,言贼中事甚悉,时金树本、高鹤鸣亦以书同日至。五日后,向帅令余持回谕及印布给之。

吴蔚堂既得通大营也,屡上书献城,向帅不报。嗣蔚堂与炳垣合谋,时蔚堂已密结神策、太平守贼,开门纳师。炳垣复密令宛正龙与水西门守城者盟,我师至启门以入,水关舢船以待。炳垣上书献水西门,向帅报以离大营路远不便,必朝阳门乃可。蔚堂复上书请由神策、太平,向帅答之如前。二人闻之太息。既而炳垣喜谓蔚堂曰:“东道可通矣,第须空头告身数纸,即得之。”时蔚堂来告余,余为请于向帅与之。初,炳垣之友萧某依于朝阳门守城贼陈桂堂处,炳垣以事告萧求助。时贼烟禁甚严,陈嗜之,炳垣因萧买以馈,陈喜,因告以内应事。陈漫应之曰:“尔事自为之,吾不尔泄也。”萧复以告身啖陈之将佐张沛泽。张无识,欲联党与,一日直言于东贼伪仓护,伪仓护熟视不答而去。张沛泽知事泄,迫萧自首,遂将告身檄谕自呈。贼

令凡出首通大营者赏，遂封萧、张为伪疏附，而大索炳垣。时炳垣已易姓名为叶知发，贼但索叶知发，不知为张炳垣也。

十一月二日，张炳垣至大营。贼之索张炳垣也，十日不得，禁稍弛。一日萧告炳垣云：“张已擢伪疏附官，即有代者，如举事无过三日。”炳垣与金树本急上书，请大营如期至。时有志不合者，上书言时迫请改期，大营遂不报。炳垣忿甚，亲赴大营，备陈贼情，继以痛哭，军中皆为感动，向帅及副办将军苏布通阿嘉奖之。张忠武公奇其才，折节订交，留宿苏营，与苏将军纵谭两昼夜。是日余往晤之，炳垣请我师易乡人服，会于神策门，自率众俟门开接我师。余谓炳垣当分半伏城外，助我师夺门入。将军允其请。余见其面色甚晦，淳劝慎秘，炳垣唯唯而去。至期，炳垣于黎明鼓众集神策门，各畀刀矛俟，俄而我师逼城下，余随队至，忽大雨倾注，后骑哗噪不已，贼乃觉，令勿启门，师遂退，时十一月六日也。